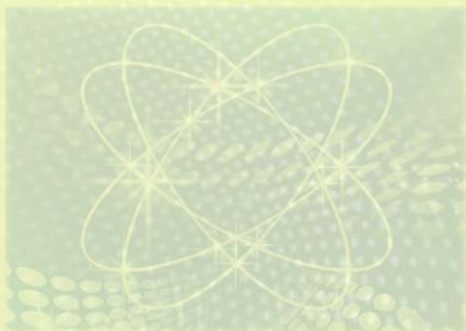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
探险故事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 探险故事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死屋”	(1)
妒火焚身的妻子	(3)
交战“亡命鸟”	(5)
突袭奥运会	(8)
追击抢劫犯	(20)
燃烧的印度洋	(28)
反恐纵队	(31)
执着的季托夫	(49)
道高一尺	(52)
奇怪的现象	(56)
追踪大毒梟	(64)
联合行动	(69)
奇怪的现象	(77)
奇怪的岩洞	(79)
被劫持的飞机	(82)
祸从天降	(93)

“死屋”

在村子里，伊万诺维奇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村民们带着极大的惊讶和不安，四处分头寻找他的下落。

经过几天的努力，人们都一无所获地回到村里。经过商量，只好去求警方帮助了。

警察局了解情况后，派出几名警察，带着一条警犬来到小山村，他们让警犬嗅了嗅伊万诺维奇用过的东西，然后上路。在小伙子经常出入的地方进行搜索。

警察牵着警犬走上一条长满杂草的山间小路。

突然警犬竖起了耳朵，它大概发现了什么情况，鼻子贴着地面奔跑起来。

警察跟着警犬，来到一座房子跟前，发现地上有一行浅浅的脚印。

经过鉴定，这脚印正和伊万诺维奇的脚印一样大小，可能是他留下的。然而，脚印却在这座房子跟前消失了。

可以肯定，伊万诺维奇进过这座房子。

警察们打量着这座房子。这是一座沙皇时代留下来的古老建筑，占地面积不大，外形有点像教堂，从外面朝里望去，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从外观上看，墙上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洞眼，有好几个地方的砖头也已经剥落，一副破败不堪的模样。

有人偶然在墙上发现有两个用石灰水刷上去的字：“死屋”。

这两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字和这屋子神秘莫测的外形，给这座古老建筑笼罩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警察们商量了一下，由两个警察带着警犬进去，其余的人留守在外面。

那两个警察一个手里端着枪，打着手电，另一个牵着警犬，提心吊胆地走进了“死屋”。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太阳落下山，进去的警察和警犬仍不见出来。守在外面的警察们大惑不解，绕着房子巡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别的通道，这是一座封闭式的建筑。

当夜幕降临时，进去的人仍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人们开始惊慌起来：这难道真是一座“死屋”吗？进去的人再也不会出来了？难道伊万诺维奇也是消失在这座“死屋”里的吗？一个个恐怖的问号在警察的脑海里打转。

他们在“死屋”外面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他们终于相信他们的同伴肯定和伊万诺维奇一样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这件事情使当地政府感到震惊。为了想弄清“死屋”之谜，他们成立了由科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并使用了飞机和各种现代化仪器对“死屋”进行观察、研究、探测，但毫无结果。

直到现在，这座神秘的“死屋”依然孤独地耸立在那片荒地上，成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另一个谜，至于谜底，我们只好静待科学和时间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妒火焚身的妻子

你能想象一个妒火焚身的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吗？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一位妇女就因为妒恨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位妇女平时非常在意丈夫手臂上纹着的一颗红心，因为红心内还纹有他以前女友的名字。于是一天夜里，趁着她丈夫喝得烂醉回家时，张口狂咬他的手臂，将那颗红心纹印咬掉，连皮带肉嚼碎，吐在抽水马桶里，方消了心头的怒气。

这个妒火焚身的妇女叫杜罗莉丝，38岁，是一个停车场经理，她的丈夫叫梅尔温·李维斯，40岁，是一个汽车花样表演的特技驾驶员，他们夫妇于5年前结婚，居住在穆斯柏吉市。

“自从5年前我与梅尔温结婚后，每当看见他右臂上纹着的那个红心，及红心内以前他女友露比的名字时，我就气愤不过。”杜罗莉丝在“血案”发生后说，“就像他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女人一样，甚至他与我一同外出时也感到她的存在，而当我俩晚上睡觉时，也仿佛是3个人睡在一个被子里，我忍了又忍，可一个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

这宗罕见的“咬夫奇案”发生在前些时候的一个晚上，体重200多磅的大块头梅尔温与朋友在酒吧喝醉后，步履踉跄地踏进家门，杜罗莉丝看到他烂醉如泥时已经有气，再看见他手臂上的纹印，不禁怒火上升，突然抓住他的右臂，狂咬狂嚼臂上的纹印，活活咬脱一大块皮肉，鲜血淋

漓，她丈夫当场痛得昏过去。

“当我醒来时，觉得右臂痛彻心脏，并看见杜罗莉丝在疯狂地嚼咬，就像一只饥饿的老鼠一般，而周围到处都是鲜血，情景十分可怕。”梅尔温事后回忆道。

他忍着剧痛自己开车到医院求治，医生为他止了血，缝合了伤口。为他治疗的医生说，梅尔温的创伤相当严重，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咬的。他说鲨鱼咬的也不过如此。

梅尔温被妻子如此咬伤后，开始时很生气。但当他冷静下来想一想，认为妻子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太爱他的缘故，再加上他们俩平时感情不错，所以梅尔温原谅了杜罗莉丝，二人和好如初。

交战“亡命鸟”

美军打算在座荒岛上建立海军基地，于是上司便命令兰斯率领一个侦察组前去荒岛调查情况。

在沉沉夜色的掩护下，兰斯率领的橡皮艇缓缓地朝着荒岛靠近。夜色笼罩着大海，天际几颗寂寥的星星倒映在晦暗的海面上，泛着幽幽的光，“哗哗”的浪涛不时地拍击着坚硬的礁石。清淡的月光下，荒岛像一头沉睡的巨狮，无声地卧伏在前方。兰斯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间的左轮手枪，同时用低沉的嗓音命令部下作好登陆准备。橡皮艇慢慢地进入了礁石区。这里浪涛湍急，把小艇打得摇摇晃晃如同醉鬼。突兀的礁石好像一个个青面狼牙的恶魔，随时想把橡皮艇吞没。

小艇在一片浅滩处停下，兰斯跳下了小艇。他留下了一个队员，其余人紧随其后。他们依靠附近礁石的掩护，悄悄地朝岛上摸去。荒岛上怪石嶙峋，荆棘丛生，夹杂着茂密的篙草。他们极其小心地向前挪步，双眼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虽说这是座没有人烟的荒岛，可战争时期谁又能担保不出意外呢？兰斯甚至想到没准会遇到海盗，这些家伙可从来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凑热闹。

现在他们已经来到荒岛的中间地带。兰斯正想松口气，突然，一个黑影在他左侧前方“嗖”地窜起，直冲他脑门扑来。

训练有素的兰斯少校敏捷地朝后一仰，黑影带着股强风从他脑门一掠而过。几乎是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声惊

叫，那是他的同伴。兰斯刚刚站直身体，才发现自己已被一群黑压压的东西包围了。它们尖叫着迎面冲来。兰斯一面发出惊呼，一面本能地用手去挡眼睛。但是，他的帽子却被猛地从头上揭去了。随即他觉得右手被狠狠地击了一下，火辣辣的疼。兰斯意识到，再过几秒钟，他就要在这可怕袭击者的进攻面前招架不住了。于是，他果断地扣动了扳机，尖利的枪声划破夜空。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使袭击者愣了一下。趁着这宝贵的瞬间，兰斯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包围，向浅滩撤去。这时四周也响起几声枪声，接着几个人影向他靠来，兰斯赶紧率领同伴迅速登上橡皮艇，由他在后掩护。

然而，怪叫声又挨近了。这回简直就像轰炸机起飞时所发出的隆隆轰鸣声，听的人不由得胆颤心惊。就在兰斯一个箭步跃上橡皮艇的刹那间，那些黑影铺天盖地般地占领了浅滩。

兰斯惊魂未定，看看他的部下，全都狼狈不堪，像是刚刚吃了败仗。不是军装破得像乞丐，就是脸上伤痕累累。

那些可恶的袭击者究竟是什么怪物，居然如此势不可挡，把训练有素的堂堂美国海军陆战队弄得这样狼狈，毫无招架之功？兰斯沮丧极了，只好等到天亮再采取行动。

清晨的海岛笼罩在一层薄如蝉翼的雾气里，宁静而朦胧，仿佛昨夜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有了头一日的遭遇，兰斯他们更为谨慎了。几个人猫着腰，端枪向前走。才走了十几米，突然，一排黑乎乎的东西倏地窜起。“信天翁！”兰斯恍然大悟，昨夜袭击他们的正是这种鸟。信天翁摆开了进攻阵势，浩浩荡荡地向侵犯它们领地的“敌人”发起

了攻击。它们用嘴啄，用翅膀打，用爪子抓，一只只奋不顾身勇猛顽强，只一会儿工夫就把兰斯他们给挤下了大海。

沮丧万分的兰斯只好向上司作了汇报。为了迅速占领这个荒岛，兰斯的上司向空军求援。一批轰炸机迅速飞到荒岛上空，进行了狂轰滥炸。随后由兰斯指挥大批部队登岸。这回兰斯信心十足，区区信天翁是绝对无法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较量的。

但是，他发现他错了，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连续的轰炸使岛上鸟尸成山，部队几乎寸步难行。更糟糕的是，附近小岛上的信天翁仍在玩命似的扑上岛来，同他的部队作殊死搏斗。兰斯只得又一次败下阵来。后来，又调化学部队来施放毒气来对付信天翁，大功率推土机在高射机枪的掩护下把堆积如山的鸟尸推走。

终于，岛上还是修筑完成了机场和公路。但是如果以为人和信天翁的战斗就此结束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亡命之鸟”时常会来骚扰正在飞行的飞机，它们会撞坏螺旋桨或发动机，使飞机坠毁，有时还会落满整个飞机跑道。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兰斯晋升为该基地的司令之后，他还在与岛上这些“亡命鸟”进行着战斗。

突袭奥运会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是全世界和平的象征，它提倡互助友爱、平等竞争。但是1972年8月24日在西德慕尼黑市举行的第2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却发生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突袭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大会进行到第11天的9月5日，在黎明前的一个小时，即4点30分，几个身穿各种服装的人，提着藏有机枪和手榴弹的工具袋，越过2米高的围墙，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奥林匹克村。奥运村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约1万名运动员和官员。

他们毫不迟疑地照直前进了90米，来到了库诺利大街31号楼房。楼房的大门没有上锁，他们轻而易举地上了2楼，急促地敲击着以色列选手住室的大门。以敲击声为起点，以色列选手开始了漫长一天的死亡旅行。

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是讴歌全世界青年人的和平和友好的，是面向世界各国人民开放的宏大的体育盛会，特别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大会，为了抹去纳粹德国在1936年举行的第11届柏林运动大会留下的政治烙印，树立一种新的形象，大会始终洋溢着没有任何敌意的自由的热烈气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就等于向犯人发放了自由通行证，为他们制造事件打开了方便大门。

而且在此之前，他们作好了缜密的准备。据说1名游击队员曾经在建造奥林匹克村时当过建筑师，另一个游击队员早在前一天就潜入了奥林匹克村，侦察了31号楼的内

部情况。

4点55分，首先被激烈的声响从梦中惊醒的是举重裁判员约赛夫·格特普洛因特、运动员约赛夫·洛马诺，还有教练莫希焕·瓦英格，他们马上感到可能有恐怖分子，为了通知同伴和别的选手，便大声疾呼：“有恐怖分子，快逃啊！”与此同时，机枪喷出了火舌，刚当了三个星期爸爸的瓦英巴格教练躺在了血泊中，再也没有站起来。洛马诺身负致命重伤，不久即死亡。格特普洛因特则被绑了起来。

住在同一个楼的举重教练丘宾亚·索考夫斯基事后说：“当听到敲门声和令人恐怖的喊叫声时，我也立即意识到了是阿拉伯人的袭击，接着又听到了‘快逃’的喊声，我便夺门跑了出去。”

罪犯的动作干净利索，再加上赤手空拳的选手毫无招架，使得他们的此次突袭行动变得十分顺利。他们搜索了左邻右舍，抓到9名以色列选手，并反绑住他们的双手，堵住嘴，把他们绑成一串推倒在床上。接着，恐怖分子用电话叫通了奥林匹克总部，告知说自己是阿拉伯游击队，已经抓了11名人质，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关押的200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并要求确保自己从慕尼黑安全逃往阿拉伯的一个国家。具体地说，就是首先把巴勒斯坦游击队员送往除安曼和贝鲁特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等证实了上述条件已经达到以后，再就有关人质的释放和自己的出逃进行谈判。

恐怖分子限定的答复期限是上午9点，并且威胁说，如不答应条件，就要一个一个地处死人质，以示警告。后来期限多次变更为12点、下午3点、5点，但谈判却毫无进展，只有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实

况通过电视、收音机播放到了全世界，事件发生后，封闭了奥林匹克村，记者团被拒之门外。可是，还是有几名记者、播音员、摄像师躲过警卫人员的视线，钻进了奥运村内的楼房里。美国ABC电视台的摄影师也钻到了以色列选手的宿舍对面的一座楼房内，一直跟踪报道到人质和恐怖分子撤离宿舍为止。在世界上许多人只能收听收音机广播的时候，ABC电视台的观众却能够看到恐怖分子的真实活动。

西德当局为寻求事件的圆满解决竭尽了全力。慕尼黑警察局长舒拉帕、奥林匹克村村长托雷格首先同恐怖分子进行了谈判。接着是慕尼黑市市长、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西德内务部长等，相继到达出事地点，同恐怖分子的头目进行了谈判，请求他们释放人质。下午，勃兰特总理也从波恩乘专机赶到慕尼黑，提出如下方案：把人质同德国人交换，支付一笔赎身金，政治性地解决这起事件。但是遭到恐怖分子的顽固拒绝。勃兰特总理请求阿拉伯各国首脑给予帮助，尤其是期待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总统安比尔·萨达特从中调停。多次打电话，可偏偏他都不在，没能马上取得联系。接电话的总理西德基冷淡地说：“我不能作主”，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勃兰特总理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愤怒，指责西德基没有诚意。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内阁成员聚集在国会阳光四溢的餐万里，收听转播实况。达扬国防部长一个人坐在另一张桌前，眺望着窗外的天空，陷入了沉思。梅厄总理用悲伤的颤抖的声音说：“太遗憾了，我不得不传达一条令人悲痛的消息。”然后又平静地宣读了被卷入这一事件的运动员的名字：巴加、罗曼、苏比兹阿、加特夫洛因特、斯莱伊

宾、瓦因巴格。

被扣作人质的选手们似乎恰巧代表了集中了许多出生于不同国家的以色列人。26岁的巴加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是一名律师，一年前移居以色列，刚刚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33岁的罗曼出生于利比亚，他第一个被杀害。击剑教练苏比兹阿和举重裁判员加特夫洛因特是从罗马尼亚移居以色列的。18岁的最年轻的马克·斯莱伊宾是3个月前刚从苏联移居以色列的。马克的祖父回忆说：“我的孙子曾说过，一块回以色列吧，我的祖国是以色列，我要为以色列而载誉归来。”最后一位是瓦因巴格，他也被暴徒杀害了。

但是以色列政府的态度也很强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答应恐怖分子提出的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条件。

9月5日上午8点钟，配备了坦克、装甲车、救护车的特种部队国境警备队员前往奥林匹克村，这批经层层选拔特种部队队员大约三百人，担负着狙击恐怖分子、解救人质的任务。

奥林匹克村外的丘岭上聚集了上千名围观的群众。他们在哄哄嚷嚷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尽管也有人说：“恐怖分子手持机枪，太危险啦”，但大部分人没有想到这将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这里有高声叫卖冰激淋和腊肠的小贩，很多人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像是郊游似的。

在奥林匹克村里，不少选手对事件并不关心。在车水马龙的31号楼房前不远的中央广场，选手们很有兴趣地打着乒乓球和高尔夫球，扬声器不断播放着轻松愉快的波尔加舞曲。到了晚上，不少运动员和往常一样，纷纷前往迪斯科舞厅跳舞。

当然，也有对此次恐怖事件持关心态度的运动员。美

国标枪选手施米特唉声叹气地说：“发生这种事，奖牌还有什么意义！”加拿大的短跑运动员查普曼所住的宿舍与31号楼相毗连，进不了屋的他发牢骚说：“难道要在寒冷的外面呆上一年吗！”美国马拉松选手穆哈说：“眼看着对面发生着屠杀事件，还怎么有心去比赛。”

恐怖分子虽杀害了2名运动员，但是在德国当局同恐怖分子谈判期间，皮艇和拳击两项比赛仍照常进行着。

固守在31号楼的恐怖分子时常出现在窗边，似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面对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这次恐怖事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是否继续进行比赛。布朗迪基主席主张继续比赛，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正在进行中的比赛继续进行，其他比赛项目，视情况再另行开始。这个附带条件等于暂停了比赛。

事件发生12个小时之后的下午5点，苏联同波兰的排球赛开始在离屠杀现场不到100米的体育馆举行。

另一方面，在同一时刻，身着防弹背心的10名警备队员，穿上西德军服悄悄地潜入到31号楼的地下室内，等待着突击的命令。

以色列政府强烈要求德国当局首先要营救出9名人质，但是，德国认为这等于向恐怖分子屈服而予以回绝。在以色列不答应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情况下，德国很难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以色列和德国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选定三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使用强硬的奇袭手段。即在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同时，警察突然发起攻击，冲进楼房。或者让警察从屋顶上突然冲进去，因为恐怖分子手握手榴弹，人质像

佛珠似的串在一起，这一方案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个方案是，向恐怖分子提供一架直升飞机，放他们与人质一起逃走，在他们离开 31 号楼向停在广场上的直升飞机走去的时候，狙击手同时向恐怖分子开火。但是这一方案有个漏洞：如果恐怖分子要求乘坐大客车，狙击手恐怕很难射中目标。因此这一方案也被淘汰。

最后一个方案是，用直升飞机把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往机场，向他们提供一架开往开罗的客机，在恐怖分子和人质从直升机向客机走去时，狙击恐怖分子。结果决定采用最后一个方案。

同恐怖分子的谈判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晚上 8 点 30 分谈判才告结束。恐怖分子同意乘飞机离开慕尼黑。晚上 10 点钟，9 名人质蒙着眼睛，被塞进拉着遮布的橄榄色的大客车，同恐怖分子一起，通过地下通道，向停在中央广场的 3 架直升飞机开去。

但是别有所图的西德当局并不准备将他们送往慕尼黑机场，而是郊外约 25 公里处的一个空军基地。那里有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27 客机在等待着他们。

西德当局最后决定用上述的第三个方案在机场干掉恐怖分子。当局希望神经高度紧张的恐怖分子犯下一个哪怕是小小的错误。但是头戴白色呢帽、鼻梁上架着大墨镜的运动员型的阿拉伯头目却镇定自若、精明强干。他谨慎地检查了直升机后，让 4 名人质乘第一架飞机，让 5 名人质乘第二架飞机，包括一名蒙面人在内，恐怖分子分乘两架飞机，第三架飞机由西德领导人、国境警备队员和警察乘坐。

但是这时，却让西德当局大吃一惊，对方恐怖分子竟有 8 人。在此之前，他们认为恐怖分子的人数最多不超过 5

名。因此，他们在空军基地只布置了 5 名狙击队员。这不仅要求射击准确，而且在恐怖分子没有动手杀害人质之前，必须干掉 8 名恐怖分子。因此，需要非凡的射击技术和运气。

当直升飞机发出轰鸣声，飞越闪着恐怖灯光的空空如也的体育场时，传来了附近运动员的欢呼声。

但是，运动员们谁也没有料到，这是迈向地狱的第一步。

晚 11 点，有报道说双方在机场交上火。接下来，又传来捷报说 8 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慕尼黑人民致欢呼。

耶路撒冷也听到了广播员的“事件圆满解决、人质安然无恙”的声音。梅厄总理转着圈为聚集在一起的内阁成员斟着白兰地酒，并按犹太的传统干了杯，祝贺人质的平安无事。

这一消息也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晚 10 点 30 分，人质、恐怖分子和有关人员乘坐的 3 架直升机抵达空军基地。直升机着陆后又升空，在侦察了附近的情况后，才再次着陆，停在了距指挥塔 35 米处。此时，5 名狙击队员在指挥塔严阵以待，并决定在直升机和波音 727 客机之间的 150 米区域内，狙击恐怖分子。射击所需要的亮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上级指示说，在所有的恐怖分子进入狙击圈内，并有射击命令时，即可开始射击。

晚 10 点 35 分，只有 4 名恐怖分子在地面上的时候，狙击队员开了火。此时，2 名恐怖分子刚刚检查完波音 727 客机，正在返回途中，另外 2 名恐怖分子以飞行员作掩护，正向波音 727 客机走去。恐怖分子 2 名被击毙，1 名负伤。